

山西古渡口

黄河的另一种陈述

鲁顺民◎著

黄河一进入山西就气象万千起来……开发最早的莫过于三门峡——风陵渡——蒲津渡一线的晋南古渡。早在春秋时期，这条水道就有「秦塞辅晋，泛舟之役」的记载。这里既是历代漕运的重要码头，同时也浸濡着古老文化。秦时明月汉时关隘，唐代风华两宋风流，至今还保留着中华文明进程的吉光片羽。吕梁山西侧，山与河相唱相和，一个个险关要塞雄踞山巅，俯瞰大河。天桥映水寨，禹门口听涛，石门兀立只不过是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河小试牛刀的作品而已。壶口上下，任由巨流滚滚，惊涛拍岸，千百年从容过渡。耸动海内富甲天下的晋商偏偏瞅准了这里，黄河上至今留存最完好的商贸码头——碛口古渡就坐落在这里……晋西北黄河一线，素来是古中国传统的北部边陲，老牛湾而下，出现了古老的长城与方古流淌的黄河并肩而行的奇观。悠扬的民歌，蒙西南的漫瀚调，陕北的信天游、河保一带的山曲，奇异地在这里会合，这一带黄河古渡，又是一处处渡筏民歌的津梁。◎◎◎

主编◎韩石山

《中国文化遗珍丛书》山西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山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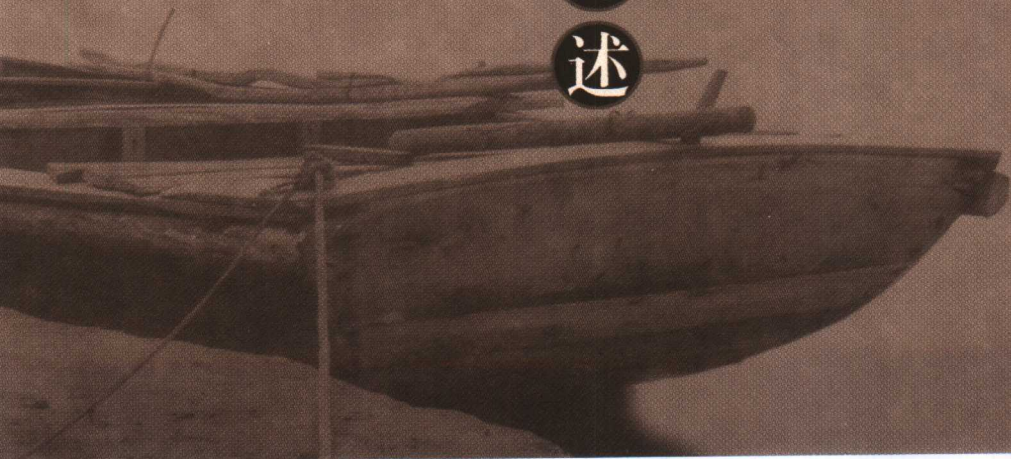
古渡口

黄河的另一种陈述

鲁顺民◎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文化遗珍丛书》
山西
主编◎韩石山



©鲁顺民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西古渡口 / 鲁顺民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04.11

(中国文化遗珍丛书)

ISBN 7-205-05779-5

I. 山... II. 鲁... III. 渡口—古建筑—简介—山西省 IV. K928.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3680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: 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

幅面尺寸: 153mm × 230mm

印 张: $12\frac{3}{4}$

插 页: 2

字 数: 203 千字

印 数: 1—5 000

出版时间: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刘一秀 祁雪芬 张天恒

封面设计: 曹小冬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责任校对: 崔维诚

定 价: 27.00 元

销售热线: 024-23284300 23284322

中国文化遗珍丛书◎山西

山西古渡口

——黄河的另一种陈述

山西古关隘

——雄关岬岨倚山隈

山西古祠堂

——矗立在人神之间

山西古戏台

——豪华落尽见真淳

责任编辑◎刘一秀 祁雪芬 张天恒 封面设计◎曹小冬

序 言

辽宁人民出版社要出“中国文化遗珍丛书·山西”卷，让我来当主编，嘴上说担当不起，心里却不由地感叹，真是找对人了，——我是学历史的，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也有着透彻的了解。遗憾不能说没有，那就是，怎么不是山西的一家出版社？

选题，责编提供了几个，最后的敲定，却是我们之间几度商榷的结果。热门的选题，比如寺庙，比如大院，比如名贵的出产，全避开了。不是不可以写，总觉得写了也不过尔尔，见不出新意，也就见不出眼光，没有开掘，也就不会有什么深刻。

写作者的选择，最费踌躇。要能吃得苦（我们的要求是亲历亲见），还要有相当的识见（否则你写不出深度来），至于文字要好，那就不用说了。现在回过头看这几位作者，真可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

写《山西古戏台》的乔忠延先生，就是临汾人，而临汾古称平阳，乃是山西戏曲的摇篮。元代古戏台有八个，临汾就有五个。更绝的是他先前就写过古戏台！写《山西古渡口》的鲁顺民先生，家在黄河边的河曲县城，可说是在黄河古渡口玩大的，又性喜漫游，一接手这个任务，不避寒暑，几次去黄河边考察。写《山西古关隘》的卢有泉先生，情形大体相似，家在左云县，少年时就穿行于长城内外，行走于烽火台下。加之他又是古典文学的硕士生，精于古典诗词赏析与考辨，对古代关隘别有一种情怀。写《山西古祠堂》的韩



振远先生，家在临猗县，也就是山西南部的河东旧地，这一带的古祠堂分外的多。至于他们的文笔，可说是各有特长，各有韵致。最为难得的，是那份真真切切的亲历感。这是这类书最难做到的事情，也是这类书最难达到的境界。

看过校样，我对各位朋友的书稿也很满意。忠延写的是戏台，他的章节也一幕一幕地展开，你是在看戏，也是在看戏台，由前观到后，从古看到今。顺民的文笔清澈自然，就像他笔下的大河一样奔腾向前。有泉笔下的章节，就像他写的关隘一样巍然高耸，令人神往。振远对那一个一个祠堂的思考，将我们带向久远，又近在眼前。这样整齐的一套书，我相信，没去过山西的人看了会油然神往，——何时能走上一趟？去过山西的人看了会后悔不迭又庆幸不迭，——怎么错过了那么多的好地方又这么容易地就得到补偿？就是去过这些地方的人也会憬然而悟，——竟有这么多的奥妙尚不知晓！

最为满足的，该是我这个主编了。衰暮之年，能为家乡做这样一件事，该是多大的快乐。

是为序。

胡石山

甲申秋日于潺湲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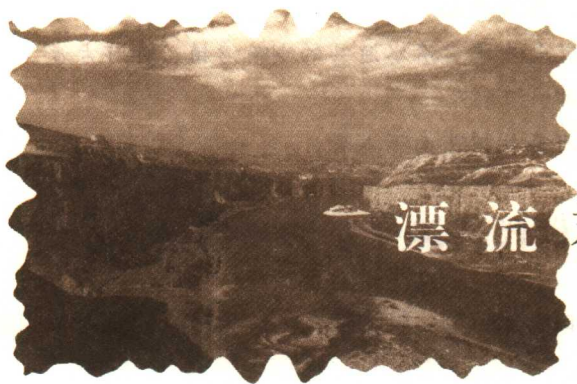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序 言	1
漂流君子津	1
长城与黄河第一次握手	11
南去的黄河西流的水	26
唱不尽的走西口	43
秦晋第一渡	56
晋陕峡谷开始的地方	72
碛口听涛	89
三月桃花水	116
夜泊龙门	126



落日吴王渡	139
烟雨蒲津渡	149
寻访风陵渡	165
拜谒大禹渡	178
停驻在茅津渡边的记忆	192





漂流君子津

2004年3月20日，出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，沿新开的呼准公路西行，南折，经托克托县进入清水河县境。三月风高，春寒料峭，当黄河第一次撞入眼帘，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已经远远地留在大青山麓。眼前是望不到边际的丘陵。宏大的高原褶皱里，隐然一带沙漠直扑黄河而来。

一个河畔市镇呈现在眼前。头顶公路高悬，脚下黄河长流。呼准公路是一条运煤专线，所以显得十分繁忙，车水马龙，人声嘈杂。大吨位的运煤车、农用三轮车、客运车和路边被煤灰熏得黑乎乎的各种修理铺面，以及为司机、游客提供洗脸水和简单饭菜的小饭馆，汽车喇叭鸣笛，司机之间相互招唤，是一幅非常驳杂的风景。寒风将路边的电线刮得呜呜作响。

古老的集镇在公路底下一副见惯不惊的样子，井然有序地铺排着日常生活。河滩地那头，柳树隐隐舒展着柔嫩的枝条，有两三农人已经在那里开始耕田了。汉子扶犁，婆姨整地，怡然自得。

集镇南缘的黄河则显得更加冷清。黄河在前数天刚刚解冻，残冰被太阳照得有些泛青，还有些发黑，七零八落躺在河岸上，有的甚至被水流推到农田里，冰面下是去年的玉米高粱茬子。风从河面上趟过来，刺骨的冷。古镇下



游，一桥飞架，贯通南北。

这个集镇就是内蒙古清水河县的喇嘛湾镇，黄河古渡中著名的君子津。

东去的黄河在此掉头南下入晋。

君子津，世代船工守护的传说

考察山西古渡口之旅，第一脚却踏在内蒙古清水河县一个叫做喇嘛湾的古镇街头。

沿途的船工们说，要了解山西的古渡，必须从喇嘛湾开始。从船工们的叙述中，这个叫做喇嘛湾的河边小镇，不仅是黄河进入山西的要冲，而且和山西古渡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察看形势，果然。

黄河在喇嘛湾一带，河面有一两里宽的样子，河岸曲折平缓，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，偶尔卷起一个漩涡，也不能构成太大的凶险。但是，河水穿过大桥桥墩，像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听得一声令下，倏然不见踪影，顷刻之间就消失在苍苍莽莽的群山之中。你不知道，群山里面，正在轰轰烈烈地勾画着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动作，千里长峡深藏其中，在喇嘛湾这里，不过是刚刚开了一个头罢了。

《山西通志》这样描述喇嘛湾的形势：

河自喇嘛湾南入红山口，即《水经注》所谓桢陵“南六十许里，有东西大山，山西枕河，河水南流”者。隋大业长城即缘山而东，今其遗址尚存，河自此入山至龙门，曲行山中约五百里，古概称为西河。

东西两山夹峙，河水喧哗南流。天地悠悠，亘古未变。但隋代大业年间顺着山势修造的长城却连一堆土封都看不见踪影了，远天远地之间，依稀可以看见一两处烽墩的痕迹，淡淡的，仅仅是一些意思。

但喇嘛湾作为渡口的年代已经相当长了。



当年，汉桓帝出巡塞北，由此渡河北进。皇帝出行，随行带着一名商人。可能是带得钱多压身，走着走着就被落在后面迷失了道路。一天傍晚，喇嘛渡口的津长开门将筋疲力尽的商人扶进了自家土炕。不知道这个迷路的商人是被夜里荒天远地的塞外寒风吓坏了，还是为没有鞍前马后侍候在皇帝身边而感到惶恐不安，急火攻心，心急如焚，津长第二天推门叫他起来赶路的时候，他已经直挺挺地死在了炕上。没有办法，津长只好将他就地掩埋。

来年，喇嘛湾古渡的津长又迎来一位中原商人，却是死去商人的儿子。他千里跋涉，一路打听，寻找父亲的下落。津长将他领到他父亲的坟前，说：他就在这里。

那儿子将父亲的尸骨起出来，他发现，去年父亲贴身带的银两居然完好无损地同父亲葬在一起。

年轻商人大为感动，要将钱财全部赠送给这位大仁大义的津长，津长死活不接受这份厚礼。他说了些什么，史籍无载，但肯定是一些朴素平常的话。这幅赠金不受的图轴被永远定格在黄河边上，也



作者和老船工们在一起。



永远定格在一代一代船工的脑海里了。后来，此事上闻皇帝，于是喇嘛湾渡口被命名为“君子津”。

君子津，亦称君子济。这个古老的故事被原原本本记载在《水经注》里。找到当地老船工加以印证，竟然发现，这个故事已经被民间口头文学演绎出多种版本，不过，无论怎样改变，拒收不义之财，恪守船家本分，永远是这些故事的中心主题。

船工今昔

给我讲述的是一名称做张喜办的老船工。船工在黄河入晋沿线统称为“河路汉”，河路汉张喜办已经是66岁的老人，倒春寒天气，北风一刮就是十天半月，老汉正坐在自家的炕头上跟一群人扯闲篇。你很难想像，就是眼前这位进入人生冬季的老人，家里竟然养着三辆运煤大卡车，他赋闲在家也不过三五年的光景。

昔日的河路汉，现在是专业户。讲故事本来就是引子，坐下来喝两盅烧酒才是正题。长期在山川间游走，学得一身乖巧本事，造访之前我就在铺子里置下两瓶内蒙古酿制的“草原白”。

“草原白”，52度，性子烈，当地老百姓将之称为“蒙倒驴”，杀驴的时候根本不用动刀子见红，在草料里拌上一瓶“草原白”，那畜牲立即晕倒，开肠豁肚都不会醒过来。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。酒醇性烈倒是不假，喇嘛湾人都爱喝这个。买酒的时候，我还担心酒度数高，劲儿大，谁知那卖酒大婶竟说：“喝酒为的甚？不就为的快点喝醉！这酒顶事，保管没问题。”

在喇嘛湾，连女人都带着三分豪气，更何况七尺男儿。

张喜办老叔吩咐老伴在炕上摆起四方小桌，置几盘冷热荤素。喝着酒，不说生意好歹，不说日月如何，说起了窗外流淌的那条大河，说起大河边的这个渡口。

喇嘛湾渡既是一个渡口，同时也是一个码头，向南顺流而下进入山西，向西渡河走旱道越榆林直抵延安，内蒙古的皮毛、粮食、硫磺和木材从这里进入山西，进入陕西，而经由山西北运的内地生丝、





万里黄河入晋来之一

茶叶、瓷器也顺着黄河逆流而上经过喇嘛湾转运。

张喜办有二十多年的行船经验。那时候仅喇嘛湾一镇，就养着三十多只大船，接送从山西上来的货物，逆流上过包头、乌海、石嘴山，顺流漂过山西的河曲、保德一直到碛口。河路汉浪林里讨生活，黄河上游荡，水冷刺骨，还担着格外的凶险，担着亲人的牵挂，一点也不比今天做司机跑货运来得平安。

秋天里水大浪急，漂在河上像临阵的士兵，把住棹把子，盯着河面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；夏天水情不稳，主河道东摆西挪把握不定，一不小心货船就“煞”在滩上搁浅，得下水里推拉半天；逆水行船，须下河拉纤，有时候得攀上山羊都站不稳的悬崖，有时又得下到齐腰深的水里；顶风拉纤，更是苦不堪言，地图上一寸长的距离，往往要走上七八天。河路汉，河路汉，天下一碗难吃的饭。到老，腰酸腿疼关节痛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。喇嘛湾的汉子们十有八九都是河路汉出身，大大小小都有这种症候。说着话，老汉抻起腿脖子，只见小腿处血管青绿青绿的，像一条条蚯蚓，盘成一堆乱麻，这是



非常严重的静脉曲张。

做船汉是下苦力的活儿，按照成本支出之比，承担这样的风险，回报却很少。张喜办说，有一年想给女儿买一件毛衣，春里推夏天，夏里推秋上，一直到过年也没有将孩子心爱的红毛衣买回来——没钱嘛。

但是，他还是为今天渡口的冷清感到莫名的怅惘和伤感，他说：一个红红火火的渡口，除了夏天有人在河上乘摩托艇“杀浪”，平时连个鬼都没有。他说：碰见人你不用问，那肯定是个鬼！

他大笑起来。

乘摩托艇“杀浪”？听了好半天才弄明白，这话在方言里并不是指乘艇在河上追风逐浪，而是一种十分轻浮的行为。我不禁笑起来，不禁想起汉朝那位可爱又可敬的津长。

今天的喇嘛湾是内蒙古的一个运输大镇，全镇一万多人口，竟然有一千六百多辆大卡车，二百多辆四轮车。汽车马达的轰响昼夜不停，也造就了许多身家百万的巨贾大富，据说，镇子里年收入逾百万元的就有三四家，年收入达到五十万元的不下七八家，年收入在十万元者更是数不胜数。1985年，黄河大桥建起之后，喇嘛湾作为黄河渡口的历史永远留在了世纪的那一头，一个以汽运为主的运输大镇迅速崛起。今天，汽车代替了货船，船汉做了司机，将煤炭、奶制品等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陆路运到山西那边更远的地方。

古渡遗韵

喇嘛湾至少在明清两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大集镇，大渡口。今天，镇子几经变迁，已经很难找寻得到当年繁荣的影子，或者说，今天的繁荣可能更胜往日，但在细节里却被改变了许多，抽减了许多，味道也淡了许多。

进村街的时候，看见有户人家在那里收购玉米。收购的人穿着白茬子皮袄，六七十岁，把一杆大秤在那里过磅。老人家做生意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老人家一秤一秤的过粮，手里根本没有纸笔算盘，过





万里黄河入晋来之二

了十多秤，每一秤的数字分毫不爽，几秤相加竟然毫厘不差，把旁边的后生惊得目瞪口呆。答讷着问去，老头儿根本不识字。这手段是当年在码头上练下的。

村子中心一进破败的院落，院子大得能开进六七辆东风大卡车。春气萌动，残冬未尽，村里人身上的皮袄还没有脱下，陡然发现院子里一个汉子单衫短裤，手握一杆长枪勾天划地在那里舞弄，身轻如燕，动如脱兔，一杆丈余长枪在手里玩成一根飞舞的绳线，红缨划处，寒光四射。上前询问，原来是清明节回乡省亲的武术教师，现供职在内蒙古自治区体校。拳师姓杨，刚才舞弄的一套枪法却是祖上留下来的，号称“杨家枪”。杨家在喇嘛湾一带是有名的拳师，常年接镖护镖，挺一杆长枪从喇嘛湾护送山西货船上包头过宁夏，又从宁夏包头护船前往山西。

正如今天的汽车运输业带动起许多产业一样，汽车轮子一转，修理、汽配、加油、餐饮等相当产业应运而生。在当年生产生活条件下，喇嘛湾码头以水运中转为核心，商铺林立，百业兴旺的景象





黄河龙口峡谷黄昏 （张学聪 摄）

也不难想像。

一切都原原本本沉淀在细节之中。

老杨听说我是从山西来的，很惊奇地说：咳，咱们都是老乡呢，喇嘛湾的人十有八九是山西人，都是当年山西偏关、河曲、保德和陕西府谷的船户，一代一代留将下来，到现在一万多人口，不说山西，即便在内蒙古，也算一个不小的镇子。

他告诉我说，刚才那张喜办老汉，就是你家河曲人！

我和老张都笑了起来。

原来如此，难怪船工们一再嘱咐我一定得到喇嘛湾来呢。临行前，路经家乡河曲县，老船工告诉我说，从河曲水西门渡口出发，到喇嘛湾也不过七十多里的路程，但是从河曲到喇嘛湾快点得十四天，慢了得十七天，逆流而上，一出喇嘛湾，任是铁打的汉子也骨软三分，长出一口气，如过一回鬼门关，要在喇嘛湾休整三五天。

喇嘛湾，是山西船汉们加油歇栈的所在。望一眼已经荒弃的君子渡码头，不难想像当年船桅林立，商贾云集的情景，筋松骨软的山西船汉三五结伴，在喇嘛湾码头筛酒吃肉，仿佛能听到他们筹划下一行程的种种曲折了。

